

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六

觀陽李贊元望石

閩中鄭觀吉賓侯甫

全叅訂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書

與李方伯

容秋一對顏色殊快生平別後穩臥深山日惟共父
老子弟泳游化日之舒長蔭席棠陰之濃芾頌福星
在上我儕小人爰得我所也但未敢時快披覩殊深

懸念耳茲有啓者敝縣有累民苦事萬山不通舟楫
南兌解戶破家與無田代納武昌子粒也前面台光
時曾懇恩轉達爲應山畱神矣今南兌二糧奈周公
祖議將二米每石折銀五錢派搭官軍月糧以月糧
付官軍代運軍民兩便是乃仁術也蒙二臺批允但
藩司公查議輕賚蔴木二項此自有理但改折原爲
應糧累耳應山米賤當秋成時每石費不及三錢卽
足辦納今改折五錢解戶可免破家而納戶未免見
多今輕賚蔴木旣不能免或于正米外及贈耗類再

復不清除明白畱後別生枝節則小民辦納苦多一
年幾家解戶未必見德而通縣納戶之累覺未減反
增矣敢懇台臺于覆詳中明白豁除增耗斯應人子
孫世世戴恩無量更得一題可乎祇以山縣不通舟
楫例應改折應山南兌不滿二千爲數不多題改亦
易前楊近翁公祖語應山云漕糧解早當年目擊穩
知其爲數不多今當徑改爲便通融之說反多周折
此仁人之言也不虞府詳到遲未得一結前恩事如
有待仁天造應山百世之命也若得徑題免多周折

更在造化心造化手一斗移耳又應山代納武昌無
田子粒一項無田矣而納子粒且不輸之公家而代
武昌官軍閏月之費且武昌又年年未收祇存其名
資奸軍積書年年巧爲侵牟地耳向一爲應山面訴
而事在縣縣無人承管又隔在兩府中無關切細思
此項共有九百餘兩三年兩運除應山無田而在別
縣有田者儘足支辦昨撫臺面言謂此項應山旣未
解而武昌又未收不如扣作新餉亦可少甦民困此
不過去武昌之虛名而子應山以實惠矣千載一時

敢懇老公祖主張而力有以贊其成此恩在萬世三
環三槐自有報之者矣

再與舒按臺

日者黃雲啓瑞泰律回鈞漣等全楚子民樂遊化日
舒長又與時俱泰矣但盈盈一帶未能借堂前盈尺
地一布慶私並問三槐三環新祥耳做邑南北二米
折色蒙恩畱神檄下道府並面諭本府速詳以便早
題小民日鼓舞以待庶幾山鄉百世之累于今永脫
矣今本府止議北折而南折猶俟再議此慎重至意
惟是漕糧折色難在南而不在北今題將北米通融
運軍抵解不失本色卽帶題南米徵銀解赴南倉搭

給官軍豈爲便而且易總一題以便民也今南米又須另議雖台臺不厭煩瑣爲應山造命未免多費一番精神而雲霓之望統鈞更須大人早晚東方之不能又有袞衣此一方疾痛誰爲天地父母叩之得應額之得憐不肖自念應山四十餘年始于漣倖一科第日擊梓里破累困苦庶幾邀倖改折亦消得四十年通邑氣運偏于一身故于吏書前下過小心費過禮物又幸仁人在上皆爲小人造福以爲事可得當矣畢竟二米不得並折故不覺咸知己之恩而繼之

以淚下也今後難復望矣其無田子粒一節受累自
永樂初年至萬曆九年始編入條銀通縣均賠雖四
百餘兩均之六千石內每石不過七分然而損一分
民受一分之益况無辜之供祇作武昌不悉之用昨
讀台臺檄文真一字一珠庶幾應山得見天日而武
昌衛官猶以無田字疑爲吏書磨洗之奸希得該衛
一勘一勘自妙但委本衛軍官事自延推且通縣事
誰爲供應打點恐又成不結之案庶幾得委武昌刑
廳德安推官公同至縣體查詳確易于結局乃銀至

四百餘兩須田二千餘石豈一家一處可以隱瞞通
縣誰肯安心代納令人種無糧之田乎惟台臺速委
眼前便可勘結也

與糧儲楊道尊

久失省候黔事勞擲俛轉餉關中苦當事者未有得
當計酋有在台臺目中耳此黨分勢渙散之酋不足
當指顧而定無奈廟堂之上所推轂若督若撫者皆
明不及鼎藉十萬甲兵令此酋遲受我數月戎索一
人南顧之憂數省震隣之恐不得早就安帖耳大率
于今實能辦事之人不肯于臨事爭先而不能辦事
之人每多于緣引妄任妄任卒以日敗辦才不能成
功總是趨避受之只可怜明主與窮民受苦矣于今

辰常聞開有伏莽生心果定如何而安酋之九月圍
城城自屹然不下果報酋叛者能爲墨子守而張許
拒乎而此酋亦畢竟作何收拾也敢一請問以開迂
憂至于應山二兌難苦事蒙恩欲與徑請兩折兩臺
並肯畱心題請但本府過于慎重只肯于北兌通融
改折南米又聽除再議漣妄意改折之難素在北而
不在南亦以地方不遠水次五百里也今應山二兌
亦千萬宜改折色今旣題北米以月糧抵解卽帶題
南糧徵銀解倉搭給官軍于事甚便而易今云再議

不惟多費事體一番且恐當事未必長留地方誰爲
天地父母呼之卽應籲之卽憐如老公祖仁人恐應
山南米自此無復望折矣台臺垂念并祈破格留神
造命于薛公祖處力言南米改折帶入題北米通融
之後于法于理俱爲不妨倘得二米俱折亦不啻千
載一時待遇老公祖一番也

與薛撫臺

應山米折事現有糧道覆行得以永詳一年損幾戶
破家但藩司書吏無厭須得一題乃可永久蓋運軍
既利于民領米而水次保歇與應山作吏會城者更
利于糧戶到家常規之外更有詐騙自應山有改折
之文此曹各出銀錢交通藩司糧吏百凡沉閣推駁
公祖幾番督促道府費盡苦心始有通融之議得蒙
批允矣不肖漣以不忍維桑傾累事亦下過小心費
過禮物終非諸靈所喜也若非畫一題明必至多生

枝節使應民不得求利而反多費究竟台恩不得永
行矣查得南糧無運官亦無月糧原屬民解苦政在
一解耳須得一題應山深在萬山中漕運艱難聽令
改徵折色北糧銀給運軍月糧領折銀之官卽以應
支月糧抵解同輕費南米許令折銀解赴南京搭給
官軍庶惠可久沾而軍民兩便矣漣又以爲均一題
矣通融不免反多周折應山北米不過八百南米不
過一千一百南米極便折色而北軍領糧一石買不
過黃錢二百四十文亦利於折此老公祖所稔知也

且爲數無多不過鼠耗之餘改折不爲破例矧照漕
糧通例每石折銀七錢一了百當未知老公祖台旨
何如漕本當樞趨請命而請告尚未得旨不便出門
遲之而府道正在覈詳又不容緩而失事故不避煩
瑣如此總之高明仁慈之前不妨心腹直剖且迂爲
鄉里釋累又仁人所必憐也况千載一時豈容濡忍
請有台旨然後向道府確詳也

再與督糧道

南糧一事非應山原該本色今突欲改折也深在萬山不通水次正當折色但隸在水鄉當時未及細勘槩入本色額中今累極年深禍蠹日甚下苦始得上達且爲數不多南倉折色更便雖昨南道新有南糧不准改折之說然爲南京倉米當預多積不得以米多陳紅輕議改折以那別用如遠餉題舊改折相濟之事非本倉本用不聽通變之謂况數目不過千餘改銀搭放軍人更是爭前樂領者事屬萬便恐按臺

未悉此中底裏或有疑難之端故一附聞以便問時
轉達若撫臺固已蒙先悉心于此矣煩褻萬罪

寄梅長公

弟聞之歎段而游下澤原不病其爲馬也惟欺九方
之目詭雄駿而濫天閑至于泛駕敗轅將人益簡賤
之矣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
字師保願服膺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
而能習否今人好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
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以爲名也但向設言官初
意起見卽慎默不爲緝藏慷慨不爲激倖要于當可
無負設官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使一帆風起起時

趨究竟于國家無些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爲者
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那
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爲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
其爲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
統之時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藩籬亦大可痛
矣稍爲公中域外之論又便謂其走兩家路某君來
謝教招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勘未定尚不敢以復
明問攻事尚悠悠未定攻後之事則一毫未辦弟欲
臨時觀理一應迫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肖迂腐

心腸大都明目而爭者須爭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
事只論理之是非而不問意見異同人只論品之賢
不肖而不問門戶岐向疏草期于說明事理不主于
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之翁完老深沉詳慎
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攷事未定不便數數與之
深言攷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與游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貢壤盡世間不多有用人材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纏盡今世界已被此兩種相仍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之法用人者尚不見特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片深心令人讀而欲泣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鞏哉非弟漫語台翁當不以弟此語爲漫遼陽之事未必彼真阿骨打畢竟是應者失着總之不得人揀將練

兵出奇制勝但取兵滿官滿俟彼之自爲安慶緒不
求我之爲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
淹淹纏纏好反聽其自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
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瘦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
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
腹此處一容潰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臺速之
一字真今日不俟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東西二事
者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
亦須止借之爲用而不以之爲主而我之爲主者又

不只在兵多專主慎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而土
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
以輕存乎其主之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烏合與
強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東事不可緩然且講
支持心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燃在鬚眉間手眼停割
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場捷生撲法若待救西江及
全靠外人與止人衆挨擠都非勝着此事斷非翁臺
收拾不可卽以淮南與揚州兵往當亦無濟不肖前
共張斗嶽長安時曾言遠事關係社稷安危辦此事

者須得通天地格鬼神之人但在成功名識畧局量
所以立功而况其止于籠罩自封翁臺之言不謀而
合天祚皇家名世亦不虛生中興大事終願翁臺好
爲之若不肖弟非無漆室女之憂而幹濟乏其具惟
日夜焚香願大人治平天下得與天下人共樂太平
已耳

寄羅山畢太守

憶霞榴鬪艷時一通省候今忽霜萼呈妍矣想念如
何許台履端居多暇咏言高堂好風佳月時在竹榭
花欄台從暫以閒情勝韻招攜入錦袋絲桐于徐春
逸可知此蒼生屬望之身當益以精明強固預此全
力嗣是出以秤平當世之務揮以斡旋造化之機直
股掌間耳彼夫民歌襦袴士仰斗山此又能輻借輟
之餘不足爲左右道也毗陵雲堊已父台從幾時發
夕乎想是梅柳之間載陽春以破寒江也第畱滯長

安度無能一望後車清塵矣羽便肅此代候不宣

常燕寄高貴大兄

吳門別後不知夫馬長途俱便否計抵家平安與一家俱安吉也弟在縣中又新清出學田影沒民間者再得三百畝取稅契銀一百二十兩買書置尊經閣又查出櫃收用重法馬收納戶銀核出侵二千餘兩申究上司今以修府塘堤約四十五里俱議作石剝岸費可八千金竣事又是弟費心費力爲常燕人作隸奴也前打太監舍人事太監有牌來提典戶蓋舍人捏想爲典戶誑稟及責來赫我云不解人會兩院

恭處縣中書吏及鄉紳與李白屋及崑山長洲都出來云解一典戶與他打幾板了事弟亦不肯下也爲解一典戶猪狗無厭定傾此一人家且大傷我體弟與之一回文敘說縣官不曾打舍人是打奪批攬解光棍典戶鄙吝不情本縣諒責此不過縣官投文打人常事不敢勞督府費心免解又與之書大率不激不隨以玩弄之又執其負痛處擒挈之且自說我是如今國家第一有用人不怕利害不要錢男子臺下有爲國好賢之心當服我薦我如何以沾沾一舍人

故督過天下清官天下將謂臺下何適梨思齋與太
監有往來此老與縣吏同去說稅府謂常熟是沒搭
煞人好尋事的他做窮秀才回去是他本心兩衙門
誰肯放稅府過太監中恐亦有乘機奪此差者此亦
弟愛之語意如此彼監遂回我一書求我問典戶一
罪去完事復上司聞之謂常熟撩虎鬚不動聲色而
虎之咆吼自弭此李道尊共府尊語也後于如菴共
高景逸謂常熟此舉初却是美蝨尾而忘其毒猶屬
輕意一時至薑怒矢相向過來徑身當之不避處之

有方我之神自定彼之毒自消于無所加是真男子
作用故人難之英雄須看當場于生歿切身禍福轉
眼利勾不動威歷不動更名掀不動方是真鐵漢常
熟公如不要羨餘不聽人情是俗人難事儒者小行
硬不謝薦是窮神勾當而如處任子事仁義兩著今
稅府事智勇雙用看着容易試使中人及無大學問
人當場便有許多意氣許多周張言已便鼓掌大笑
我兩人原不會面諛人却是善蒐人骨髓如何如何
弟回向云其實不知爭讓千乘之名而好于簞食豆

英見色者乃知吾人舉事一差便有若干人看覷其
實打舍人時畢竟是輕意好做惡人今反落得一場
好話頭耳本是混帳迂儒反爲人多加一分眼目相
看又是大苦事如今議革福山猪稅上人大相許可
然商人之所快上官之所許不免又種妬根也奈何
奈何

寄孫漕院

婁江一通省侯卽濶絕于今矣江南人借恂未能思
召倍切且曰丰神氣骨終是楚人月在虎丘風清震
澤也而光分夢澤何如若夫家兄鄉里迂儒邀恩卵
翼其弟之感鑄在心又可知矣于今兵役繁興輓漕
爲急漢廷重借鄴侯夫亦曰軍國之寄命在焉且江
淮重地豐芑上游非預圖十萬甲兵固不可耳則決
決大風張何但楚弟引領卿雲曷勝手額運官之便
肅此代侯一布積依惟台照在

失題

憶當年過從領教肝臆披傾都不作塵間語至今遠
韻素懷猶宛宛心目也却念別來入境日勞入廼日
俗入心日蓬入人情日顧忌回想以前相對清言軒
脫世諦便如引首蓬萊隔弱水三千丈矣忽接手教
披讀若對又不勝山榛隰岑之想也易水卿雲斐亶
如蓋何當披覩但有遙馳

失題

台臺于今英華慷慨奇男子也妙年積學不用以讀
中秘編國史而顧以用之冷曹此俗吏用舍之過也
眼高韻遠未可一世落拓林泉而牢騷磊落之意有
所用其不足於詩篇聲酒間品高與俗人絕而世亦
於雲際望真人矣不肖漣于蒲城幸接顏色御李之
緣一快平生已而望珂里咫尺過門未入終于傾倒
私衷有勞夢寐又真是缺陷世界也接得手教披讀
如對仍長者無我鄙夷顧不肖何以當之至於縣官

用人尋常無論每每格破而事無濟官增而蠹愈開
實有濟有用者往往格而不及收蔽而未得上治平
之業恐猶未可異也起異才以濟實用只在機會湊
合尊諭敬識之不忘

與鄒南阜

年來正人君子爲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畧爲朝廷盡力畧爲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令二百年來完全國家美得破壞如板爛柁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沉沒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于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墻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

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蓋惟能于已所不及收檢者力有襟含後能於今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瑩有餘澄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畱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爲少主撐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于今日耳真切真切

答同門

都門相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掣電之才沉淵之議榮蔭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混而出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爲進基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遂迎工捷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乘在彼者弟能爲券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佐郡之鼎望甚隆晉起京卿卽在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來涸涸長安無所事事養成

疎懶一切音候都缺老年兄處尚歉題梅願從者先
我繫雁弟則愧矣感矣至于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
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
恐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速卽于戾耶引首
企之盱衡望之矣使回肅此代謝並布私衷遙望城
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漿
對君子色也過承莊啓大費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
于同門兄弟但抄套啓相答惟左右鑒宥如何

失題

趨炎趨熱忘却做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落做君子行吾所是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沉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共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箇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善着若曰仕途滋味亦止于此檻外桃花眼前瀑布竹間板輿何所不足意暢

懷安取急逐逐風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
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來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
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
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共坐三日
不見一人爲妙遠惠過多不敢不爲老母拜然無以
爲瓊報也其謂爲壑何自西陵抵家卽日逐俗涸弓
塵幾昧網也想當追還彤弓雕矢之費可耳

答王軒籙太守

臺下之弼理澗子也吏凜凜履霜民熙熙載春也而
淵停嶽峙襟期冰清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默移者
又無慮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已物正不肖于斯
稍窺一斑非敢爲佞也士民多戾罹此鞠凶聞從者
焦心爲民請改折商平糶手教面教各爲緩征省訟
多方惜此子遺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
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不肖每共父老子弟
爲桑梓手額富鄭公勲位名德爛然而青州活流民

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矣復承明問益仰
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
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真切情景也貌惟照在何
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周季侯

竊下遠韻素懷定識勁骨不肖雖未獲侍顏色顧時
時從文起座間傾向久矣卽今襟領泰山清風前無
趙樂循政今見次公不肖弟又時時從長安公評中
如接冰玉襟期春和衡宇也弟常妄意我輩出世撐
持要在實有用于時耳而口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
于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有司且其間練膽練識但
能密自証勘頗有動恐增益趙子桑安能雌伏此英
雄疆陽語耳文起常謂臺下學問沉密事事體認不

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中間表樹旣多洵練更
熟名世之業爛焉襟抱中矣羨之慕之拭目晉起京
卿衿領衆正共支宇內端必鼎藉弟又望之企之若
弟四年海虞靡廩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
時寵靈濫擬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
釜鬲之秋議論夢多之日積誠以爲感動渙小羣以
成大羣此中事諒弟必虛具此願耳無補聖朝可惜
此日臺下將謂弟何或有隨宜撐支竭吾力以盡吾
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恨弟夢夢憤憤久矣臺下深

心憂國留意成人幸有以開我無謂弟不足收爲臭味中人不足提誨直遠而棄之也如何

與李懋明

翁臺之行不肖連以俗纏未及一別甚爲抱歉祇以
爲嚴疆正須幹濟如范老胸富甲兵當事者推轂如
恐不及而不知猶若有待何也嗟夫彼未必真阿骨
打金兀朮時無英雄使敵人氣驕豈真無英雄哉眼
頭不亮格套不破信任不專卽英雄無自見長而邊
事如此用人如此真英雄亦不免抱瑟退投袂歸耳
承命希得言路一人推引夫悠漫觀時誰思頗牧而
輕疑畧士誰信曹丘未嘗不逢人說項而耳邊風付

之未必專以不肖人微言輕亦只不肯急人任事總
之天未欲天下平治耳奈何奈何乃不肯猶竊有勸
也目今兵無帥無將無旣難措手而內之張仲孝友
無人卽有南仲而呼之不應託之不得亦難成功英
雄一腔熱血灑向何處丈夫不封侯廟食便圖跨鶴
飛雲如此世界不肯連願從台翁爲世外之游是真
快活翁臺以爲如何此時斷非真豪傑出世之日也
翁臺不笑連迂措大好作兒女牖下語哉

寄翁完虛

客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于時事也
備枯已甚于國不必有益而且終于已識力與功名
有損然一時卽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爲勁弟間與二
三同輩間說天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
氣以相爭酸醜辣苦不妨彼此叅同而不必堅爲距
互爲敵卽凡處事當寬一步在我旣得所安頓在人
亦與得一退着弟之大指如此聞之外論頗有不喜
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狡猾但意之所

向卽利害禍福都癡不知避端不肯從時趨浮沉博眼前熱鬧一兩句稱賞便作好勾當自打入牛胎馬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質証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便事有至張當不至臨時躊躇或至鹿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灑掃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怏怏失望耳掖垣之附實台臺推引至恩旣重知己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有悚懼台臺不我憂傲而賀我耶乃彈冠尊旨敬百拜以承第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失題

客歲一函附候後卽忽忽至今矣想望丰神每于天際朱霞空中素月依依如見也年來推陞殊多位不配望惟是真人隨時行素借官布蘊不必榮官卽如豐芑之地廷尉有持臯陶之平者不僭不濫更多所平反此于縣官爲益非鮮而我得借之以立功立德益增累其聲華亦自我輩快事耳今咨俸并啓望俱深矣持衡者定能虛要地首席以待也匪漫匪漫弟駢駢于役冗冗家居入直有期建明無術庶幾得借

鼎台從于北寅清司馬之間夕朝可共披心領教當
益有匡成弟固拭目望之爲日以歲也遠承蓮使下
臨臨據手教宛是卽溫弟恨促膝未能耳想造物除
乘之數亦必哀前詘以爲今伸矣若弟固無能贊一
詞也肝衝牛首卿雲何當披挹憑楮馳切

寄梅長公

弟屢爲大耳兒矣初七已出門適雨雨剛晴又雨至
十三日遠人繩繩來溷稽至燈節後便有事不得行
矣許多要商量話都不得面請教真是悶死卽兩心
相照不見何妨而兩疑有必商畧處終以不得面質
爲快悵也我兄作提學遵行令甲不以名器濫徇俗
情自是正理然旣取得不多務須竭盡心眼無作草
草看過所以報朝廷亦以服人心也此昔年文饒爲
者不必弟贅惟是弟孤立無援非要有幫手好做官

只恐無幫手做得官不好年兄何以教我問長安與山東不遠有好事當做當說該如何做當如何說便郵內當時有以教我非但欲年丈成就辱契同年成就同年做得好說得好便是報朝廷也年丈行矣弟既不能祖又無以爲贖壇葛一端聊引清冷一念幾時起馬 王思延欲駕繞道信陽以一二日路程易三人說話故當不吝近來東事未見動靜只是在外急而內苦不應卽如前日截殺西虜搶掠自是爲地方不是示弱而欲用西虜者以爲取怨西虜爲言則

同事又有不協處如此行徑能成功乎劉延伯募兵
北入今是如何弟以爲說出在口便當料理方好不
則隨多隨寡助餉亦完得一件事前本兵條上張俊
武功募兵而言者反言恐借嘯聚者以名或恐聚而
入不得散去奈何二說何衷都望衷折示我也

與錢牧齋

當在虞山獲承言笑傾蓋投知精神膠結矣而形影
疎濶音耗消沉一爲廻迴卽是十年于茲因精神不
隔而好風良月寤言亦實幾經展轉矣弟作令儘多
無狀長安人不知何故置之掖垣掖垣是非之司而
弟癡彊之人何堪任此想當事悞耳候命長安昏昏
汨汨自謂無關短長虛糜桂玉何益揭身里居從親
友說無忌諱話飲無關係酒精神儘自暢適長安或
未必忘弟求知有候命計垣人而弟已一念作長夢

矣惟憶當今國家多事人賢閉塞海內一片有心如
翁丈其人而不一吐抒衷素是則早晚不無耿耿耳
耿耿亦不爲彼此寒暄也避匿里居懶性益慣南北
行李杳焉絕跡知己如翁丈亦遂缺然乃薰風南來
忽拜手教對使捧讀喜如對面虎丘舟中披覩情景
既宛然在目而時事之縈縈于中人賢之落在念
讀至國事無抵止之時又實有再四感嘆焉而莫以
語人者卽今東 告急舉國周章正陽河水一赤三
里旬餘此豈 消息而怡堂之娛自如漕籩之封猶

固深心憂國君子恐亦未能卽付世於湖山海嶽外
矣翁丈期弟砥柱事業弟非其人悠悠里居苟倖藏
拙萬一北上而識闇力綿常恐無以報酬知己受事
之日或不肯隨風逐浪弟恐風波端不肯容不隨不
逐之人耳翁兄其謂之何想望卿雲披覩何日致去
納一聊敬改衣非曰無衣也

寄張山是

不奉白光遂成一年往矣顧屢拜手教常時如對溫
嚴而疎憐孺子反若省候濶絕夫亦以欲吐衷私須
得面布尋常尺幅起居祇涸掌記一番耳今春入黃
陂原擬單騎入山樞趨領教而風火中爲雨侵迫大
發寒熱遂踉蹌以還會有妬之者矣隨以衆人賑粥
相伴竣事卽應門之童亦多病苦樂山堂下邈焉漣
生一介往來卽知已不督之形骸之內而自檢形骸
實歉無地矣台臺新社想日熙和鼎中大丹報就天

上石麟叶祥壺天之樂無涯洛社之招攜自暢祇是
時事多艱廟堂鼎藉蒼生急想司馬相公早出耳前
聞會推有定而尼之者祇以我輩不能奪地市肆逢
迎人之故嗟夫如此不持一硯之人不見推而反見
抑何也譬如萬斛之舟不用以重載而但泛置之煙
水間爲觀謀國何人真可長歎卽今遼事大壞多是
邊人啓戮鹿死不擇陰耳敵擅參貂之利玉帛女子
之欲當不悔禍如果有叵測何不長驅而沮焉自退
今旣陷堡殺將勢大難勦然勦之亦不獨在兵在偷

在將而在居中節制之人阿魯台朶兒只伯之役任禮蔣貴無靖遠統之未必能爲今日之靖遠自當有屬夫敵已在目中股掌圖廻定有全算里居孺子敢忘國恤其肯以此中窾的方畧相示乎惟台臺莫棄孺子于不足教也至於漣之肝膽行徑照在秦鑑者十一年于茲矣拙齋無媚好自行其意不顧功名富貴處則有之卽或他日當職以職掌歸之朝廷以是非付之定理以功名付之命數內期不負用我以報生平知我竊奉達天德之旨于大君子矣此私心所

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獨盟也

寄高貴大哥

漣少從兄訓倖博科名報國未能祇慚祿食而頭顱
半白忽是五十無聞矣憶當年從讀山寺燈火連牀
月案雪窗風雨慰藉卽或有時間隔斷無逾月經年
惟是去春至今忽漫長安一別遂原鴿兩地也我兄
大志未酬寄官袍席詩酒師生從容書史兼之兒孫
膝下依依誦詩作文更足洗眼送懷而弟今年入直
以來便覺事煩而苦飲食無人調理常是五鼓出而
日中未遑食者有之以半白之人徒溷度長安妹無

甚味可嘆也得手論開讀不勝感慨歎歎益歎親恩
未報雖亦日食大官而生我劬勞者安在隻影一方
非無僚友追隨而皮肉相聯者若遠至于建明無力
君寵過膺讀家世編中補袞忠謨祗深虛生之感殊
負燈窗督課之深思矣弟自上冊立今上疏後適
先帝奸醫用下藥于勞弱之後心旣不平兼以鄭貴
妃猶兢兢欲成太后將于先帝昏憤之時矯撫幼
主之命此事一不知防將兩朝父子都歸毒手且
無論禍天下矣自念世受國恩舍此不言安用我爲

既鴉同心左年兄昌言于朝集文武于九廟之傍
明以道理禍福論鄭皇親令傳語貴妃貴妃見外廷
有人邪謀已伐乃一夜移宮庶幾君側之禍本已消
然而封后一案猶有根蒂未斷且帝疾甚劇奸醫
終不能放過故拚一死疏論之已將些須行李一一
封識但一有事卽付徐京咸檢理恐無見吾兄之日
矣乃社稷有靈反受先帝特達之知特蒙召
對者三彌留之際與聞顧命且頒欽賞此千古
所無及初一日五更再召入未及對而帝崩矣是

時李寵多奸而悍毒甚于鄭 先帝生前曾有意付
今上與之撫養 今帝弗願也弟意冲齡易撼亦
易惑萬一一入其手挾之誘之禍當不測因促閣部
大老急請 皇長子見令卽呼萬歲卽捧之由文華
殿送入慈慶宮交付二三老內官是時官門閉守者
嚴人入而方從哲苦苦縮濡不進弟再三促之謂待
旨弟云要奉誰旨我輩已是奉召來者事幾間不容
髮奈何待謀成而爭之何益乃呼門者門者故阻弟
擁方與二閣老進門者手擋方弟一拳擊門者大嚷

云奴才我輩是奉召來的今駕已崩如何不容我等
進入哭臨且 皇長子尚少汝輩閉門不容我等入
見意欲何爲因高聲大喊諸內使都來陪話謂守門
人不知葢我以論崔文昇及鄭妃內官因人人屬目
我熟也因急傳請見旣哭先帝畢因請見 皇長子
呼萬歲畢卽手扶之而行擁入文華殿成五拜三叩
頭禮卽送入東宮共分付衆老太監曰今日交付
皇長子公等無令輕回宮但出須我等入護雖李妃
來請堅無聽旣出乃鳩九卿上公本請李選侍移別

宮左年兄單本論李氏聞李氏大發狂肆欲召閣部
屢請 皇長子將欲垂簾傳旨要處左御史左恇甚
弟適在東宮門前坐外邊傳言入有十餘內官相對
云李娘娘果有人來請 萬歲有老內官云他衆官
交 萬歲與我他們不來誰敢送 萬歲回宮弟因
言傳語李選侍他還要衆人請 皇長子封他他莫
多事他非太后誰敢召見我輩你便道這話是兵科
楊給事說的因出外與兩衙門說不要理他再等他
一日看是如何此初四日也及初五日入朝與方相

言明日上登極當回乾清宮老先生好催李選侍移
宮方唯唯及朝退內官向方回說已是教移宮弟問
已移否是幾時移內官曰我們不敢去說昨日叫我
輩跪了一日說如何叫他移宮我是撫養哥兒的弟
曰哥兒是誰呼得的好不知事內官入因共方相言
今日必不可不促移官明日無再還東宮之理方相
云我上揭去催但移卽是初九或十一二也罷弟云
如此上登極後還任何宮方云再在東宮住幾日不
妨弟躁氣大發便大罵云是那裏話做了 皇帝又

要他住東宮世間那有是理方相卽欲出第擔住曰
老先生要往那裏去講明白移官日子方好去相公
與衆人做的不是李家官喫的不是李家飯如何只
要天子讓官人只有官人那移日子聽天子那
有天子遷就官人祖宗二百年餘乾清宮是
天子居的先帝不在只該殿下住或中宮居
或生母居選侍何人却敢占據選侍無謂殿下
小此是神人共主卽鄭貴妃亦當稱臣何況妾媵我
等受顧命之人只有先顧先帝子孫體統無強幼

至從宮人之理且外人有許多話我等不便言聞宮
中寶庫是李進忠劉遜共相盜取且不要盜盡了先
朝寶物後出宮去是時嚷聲甚大達于大內隨有司
禮出稱卽着今日移宮卽具揭了方旣出我等又捉
住具揭進揭未下已在移宮我本剛上劉遜盜如許
大寶大珠卽被入拿出社稷之靈也李氏卽日移
入別宮初六日上乃歸乾清宮凡選侍之黨却拿
了頭目而宮中乃清矣此皆弟拚命事僥倖猶幸見
信然大老及衙門人愧者有之愧生忌亦甚多也

再寄高貴大哥

衙齋想安和也弟月來苦甚冗甚飲食起居都要自
家口動手動不似往年猶得半日半刻閒也弟受
先帝之知三叨恩賞正人君子深心念國之人過謂
初一日當人心洶洶諸老浸浸時非弟手披乾清宮
閣人擁促大老請出 皇上脫離毒婦奸寺之手此
十五歲無母無主 冲儲動展不得無論別有凶危
而弄權作奸此時且不知是何世界卽初五日不是
扯住相公大嚷羣璫迫以道理恐以禍福此時宮尚

未移叢奸煽弄 天子避位東宮亦不知是何結局
韓魏公斥簾利害猶百不及此而妬嫉之人且視爲
眼中刺矣鄭李錢神與其羽黨多爲捏訪謂李御已
絕食投繯邪人遂弄筆舌謀抹前日之功作後日之
罪嗟夫 天子豈有廢母楊貴妃趙飛燕妹喜豈臣
子都當以宗社作人情一味奉承况弟只教移宮原
非教殺李侍如李侍从妬逼 聖母大敗 先帝之
德大欺 小主拍要皇后之惡人从亦何害况弟移
宮之日卽語三相六卿面屬諧大瑞云李旣移宮請

上無念前譬今既待之以恩禮分付官人小寺好
生扶侍其餘奸輩都與除豁不得聽官中株連以快
恩譬初七又再祝相公初十日又惓惓轉言聞 皇
上賞銀二百兩四盒飲饌李侍固快活甚也此其默
默調停費如許精神而小人乃欲弄紙上文章以相
快相掩弟止聞之發一笑謂我輩止當求實有益于
朝廷而何必有其名適左御史有疏 聖上乃發一
聖諭說出前後情禮方相又封還不發出次日又
召我等到乾清官前 上面喚至王妃前親分付相

公云 朕與李氏大讐今待他有禮相公又言無暴
選侍之惡還整收回 聖諭 上竟拂面而起及弟
等求見 聖諭乃處得極好既念母又念父但罪李
進忠盜庫諸奸既可以明 皇上之心又可以消外
廷之言而相公固欲封還可歎可笑今已發抄矣諸
無見識之人與李鄭之黨流言乃止近日又因遼事
請加二少司馬設防山海關請罷舊無用本兵此皆
是不得不言事旨俱施行不可謂不諫行言聽然而
妬者忌者終是眼熱也弟亦知有 社稷耳諸本稿

附覽時弟已轉兵都只苦未能盡職學也十一月內
可邀覃恩誥贈父親然焚黃何用傷哉負米未能知
大哥嘗并有愴然也

復申陽揚州守

月來久旱露雨一朝應
禱雨而晴晴而雨賢山澗水
一望桑麻遍野頓換焦枯
可知百室其盈士民鼓舞
共感造化生我者矣用作霖
雨茲其肇端報國願年
豐額手明惠爲多第未及趨
堂一頌大田之三章耳
黃雲如蓋深護天中正深憶
戀乃手書寵下情誼肫
摯不惟不督責部民之疎遠
自外而反若不忘野人
焉雲天之誼不肖亦何以承
載哉過分廉俸揣分逾
涯而賜出尊者直有剖腹以
藏耳

與鄒南阜

不肖連識字時卽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
海內正人君子每于邪正剝復之關急望先生一出
以收正己物正之化而滄社四十年天固有意遺老
成以襄冲聖中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枚卜疏
上縉紳舉手相慶無不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
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聽先生師帥提攜若不肯
連者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不虞人徵府疑不
能不引避以逃自詫孺子無緣卽欲一叩龍門咫尺

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矣病廢以
來日益避匿深山瞻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通
一字非憐非冗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潤記室耳何
物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寵以手書遠將千里中
間獎藉過崇汲引倍至逢人寄書豈先生顧有所私
于謏劣之人哉赤心爲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
愛之不啻若已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題評一字千秋
三公披衷豈足當漣之今日漣則足矣顧漣實不足
以當曰真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

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
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廻迴而淚下也先生覺
在民先德堪世鑄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表
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喪 冲主中興之烈先生
定能盡其在我妙有幹濟其中山林廢間之人又自
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于不肖漣未必不憂國有
心人既不肯相容已亦無能自効但得君身強固外
患日消受先生之庇爲太平之民足矣引領師行何
當披覩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再啓

逃僻楚萬山中不常見報昨忽聞敵已渡河矣經畧
之守不成守固矣而王氏之六萬保敵不敢正視者
何以不介馬而逃嗟嗟未知此時山海何狀京畿光
景若何社稷有靈帷縵有至敵端不能直逼燕薊然
而根本之地猶終有隱憂格君之非消邪之伏大人
更當圖心焉懸切懸切

與周敬松

客冬謁別後不虞東事潰裂至此台臺憂國心深匡
時猷裕用賢如不及經撫司道之間各得其人卽至
領中樞亦復起用得當安攘大計在台臺提衡中者
已儘有條理矣使長安之內大家各營職掌共圖協
濟彌一人東顧之憂消內外無窮之隙在指顧間耳
乃國家當三空四盡平時料理殊疎一應措辦爲苦
加之人多嘴多此爭彼競况復紙上機鋒令人照應
不暇卽今遠亾已近五月禦備殊無成算兵將未集

器用俱空恐敵或以謀定而動之兵乘我緩不爲理
之計廣寧一片地未知有何安頓也山林之人猶不
敢忘國恤所恃一片血誠毗輔一人獨幸有大人正
色立朝耳熊芝老想已到關君恩甚重人望交歸此
行惟願塞馬不能西牧中間集思廣益好謀而成台
臺亦定有遠猷于此也游道長淮上不惜心力不避
艱險爲國家任事爲邊圉任勞楚人爲多聞之彼中
人情兢兢不放者夫國家多事楚肯做事若輩旣不
肯任又不喜人之任是何見解然肯輕功名任天下

事者終是楚人台臺三朝眷顧主在幼冲 聖上終
未必放卽台臺能無念三朝眷顧 勿主冲年鈞衡
重地非老臣卽進退倒置哉

寄李本寧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
違言于當事者不肖連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
子久之乃信不肖爲知言乃一郡丞未竟其量而復
有伯道之苦然虞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
本石果不灰若夫繼嗣不繼產幽明之間更都無憾
以此處天下事先生而文人也乎哉而處今至少國
疑衆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亦自有處法要在
當事者秤酌子在人之分量而審固子在己之職掌

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我爭人雖與我爭而
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則臺諫之設祇以
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
不可撓稷稜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善保必
如是主持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可尊故如
我先生一事自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叅我有所
執以明天下之耳目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
有推敲寧以我去就爭職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
新銜舊銜致仕辦事總于先生乎無有而以梓里一

言竟爲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言非耶先生之
有並起也畢竟畧輕而後之覆致仕也畢竟是軟此
非止爲先生言也先生以不肖之言爲何如乃周敬
松之功于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向劉韓必不得枚
卜八月十五漣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事滿朝之
氣必不能集九月初一日不肖漣急入請見 今上
一見卽呼萬歲一呼萬歲卽請出宮之說未必卽得
行初二選侍移宮公本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
亦必無濟于事 今上落于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

則敬老亦何負于社稷哉而小人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亦至于此若夫不肖從諸大臣顧命之末原于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不止故借安選侍以相傾又爲居功之說以相刺不肖遽與之辯旣恐有干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日之歸實是怯而躲懶耳遜膚大義品題何以得此于長者遽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叅昌天啓登極始末紀遲日賚記室其得郢削如何

與錢秀峯舊公祖

不肖廢棄以來日日想老公祖備受人間清福也天
不斬人尊官大爵而獨吝人清福如老公祖端居多
暇詩酒禽魚風花歌管五十年來不作秋色而輞川
中人碎珠尺璧亦復爛熳奚囊韓篋稍稍似之而玉
樹芝蘭盈階滿砌則香山綠野都未數數也可不謂
天之快人哉不肖又竊嘆四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日
淪宰相以江陵之任事任人爲戒臣庶以江陵任事
之人爲戒容容厚福終不任事而惟取于趨權門天

下事所以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也宰相謝責于攬
權才俊灰心于任事職掌盡弛于姑息意氣日肆于
虛憍以至百事破壞眼前邊事中間許多面目男子
東止欲靠一二部落西全仗一巾幗婦人豈不可嘆
可恨假令當時知人善任異才大器其得畢其力于
邊疆卽敵真骨打亦何能爲而天下至今無事可也
故老公祖之得用其不足于闔亭花鳥畱其有餘于
玉樹芝蘭英雄得徵天之幸而天下罔受其缺矣老
公祖不謂腐儒好作此不相涉之論哉不肖述廢棄

以來髮半白放心五嶽之游而同人偶病思歸遂暫
返棹抵家則老公祖之手教儼然遠投也崇獎非倫
披讀之際惟有感愧

與李心白問卿

前梅長公書來謂當日正人前後爲時局摧折殆盡者今俱鵲起彈寇可謂君子道亨也更得老公祖入而襟領衆正且晚大人正己物正之化以贊聖明中興端有可卜不肖避躲懶深山祇有爲世道引手加額耳而疎慵成僻邈未一伸燕喜之私盤舞中心則寤寐弗諼矣手教遠下披讀如對同心之言憂國之衷俱溢楮間使不肖廻遡于今昔之感情治亂之從來不覺悽悽泣下也當年以藩籬辣手一味驅除使

有骨氣有膽力有忠赤之人俱不得安其位行其志
引進一夥柔媚佞仰惟我所聽從之人乘津據要遂
使朝廷之紀綱百司之職掌俱從壞裂以至今日東
破西瑕不可收拾徒使正人君子幾無所措手業已
刀在其頸而猶欲懷奸肆毒結連乳倖苟可掩取功
名肆行毒蠱卽禍在。聖躬亦非所顧嗟夫國家亦
何負于小人而忍爲此慘毒哉

與楊制臺

台臺當今名世振古真人節制巖疆赤白氛靜林廡
澗安蓋帝倚金湯世蘊霖雨矣奢敵狂逞當其兇焰
飛揚荆襄直可建瓴下耳卒之敵不敢望巴東一步
而徐就擒殲則軍中有一先破其膽指授有以制其
死命耳蜀楚猶得爲天子之版圖而不勤南顧之
憂誰實遺之我儕二三小人之枕穩深山席大雲之
蔭庇又不啻百叩頭謝日焚香祝而子孫百世祠也
樞趨未能肅此代候爲社稷手額舞蹈私衷見于方

叔已試之壯猷帝心簡在江漢衝嶽式靈再藉元老
師中有條侯重以太尉專閫何有七國三十六軍霍
嫫姚以司馬不足克匈奴十四萬騎此一時也熊羆
伸威于靖虜蛇豕消彘于指顧所謂天子預開麟閣
待矣拭目俟矣非具不腆聊以引改衣加爵之意不
欲爲虛文并不敢作駢麗套語煩裁答也盱衡錦江
山川草木營壘旌旗另一番氣色也

侯房老師

恭惟老師功高節鎮簡在帝心晉入堂卿需次鈞統
正已物正之化內外當拜大人明賜在卽矣漣深爲
世道手額非敢作漫語也當今之世長安非必無賢
心有餘者識或不足以發力足任者養或不足以當
人是之所歸或矯而成過機時之所赴或比而爲隨
銖鎔旣未調停昂低自開鑿戾天下何由治平也不
關氣運也惟我老師才周四面而濟之忠貞運以平
忽者愚好醜各歸其分甘苦疾徐妙中其宜人我之

迹交融而斧鑿之痕不見此門下士十年耳目于茲
矣竊謂經綸好手古稱韓魏公今惟老師矣卽如江
西妖民一事中間不動聲色安頓收拾何等办游無
間保全消弭且爲國家養多少元氣神氣豈止省幾
十萬兵百萬餉使他人處此不始而手忙脚亂以敗
事卽旣之耳目餘張以邀功昔人所謂須臾慰盡三
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爲今日道矣故此一入朝也
漣故謂治平有象也知之以至誠動物至當處事至
虛劑爭也肅勤擻行代候並布引領衷私非但爲師

生道義遙相彈剋實爲天下手額以慶也惟台照在
附去土物知不成享見千里素心可耳

與王玄州方伯

不肖漣欽向大君子積有幾年矣日昨躋堂得望顏
色衡宇一接氣味倍親譬如物遇芳春氣脉根荄兩
無所將迎而物候春光相悅以解欣欣向榮矣稔惟
台臺直大以方清任而和自是于今治平名世倘得
早晚入正衡鈞紀綱之地持其大體提挈衆正襟領
收拾羣材精神而宮闈之陰駢仕路之糾纏妙有捫
掄而消釋之還自刷其腎腸以爲縣官用周成之業
所可且晚遇者此社稷福不肖漣且爲日望之矣若

夫召伯之旬宣君陳之釐保中州固厚邀一時造物
蒸東方或不能久有袞衣也紫氣想當卽指汴水無
及再圖領教斗山又覺漸遠耿耿之懷時有屣縲矣

與房老師

前過師門膝前密語今似已驗其端天下事其且奈何
遼事只要多調兵兵又只重土司設無土司兵天下
送敵人乎今土司叛矣又藉重何兵以收土司不
善用兵之人只靠兵又只靠多不當場捉住撲法而
待息西江與靠外人并只人衆亂叫亂嚷竊恐天下
去矣前連曾共老師言游肩生道一枝兵還當有用
蓋募之得頭領練之得方法救東事者以肩生統所
練之兵急往猶當有濟若曰七省合兵合在何時且

烏合與捉來之物何益肝腦塗地卽曰土司我無所
以自主而徒示之以重終覆道耳漣又嘗謂遠事關
儼天下安危與尋常邊患不同須有通天地格鬼神
之人始可辦此沾沾膈畧局量可以取功名亦成不
得得吾師出或其庶幾不然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看今長安機括鄒南老總憲葉台老平章還像天下
可爲但須一力擔當關部協應無如往年唯阿與悠
漫調停始可又恐小人不肯在內邊用精神二老終
不得安位行志耳

啓蕭元恒

世界漸近不佳正賴年兄共二三有識力正人幫持
不意以讀禮家居遂孤掌難鳴而好邪且從中翻弄
倚藉圖翻局面快恩讐猶可言也只恐禍中于君躬
君德耳于今肘臂之患未消胸腹之禍又起而在內
大老尚不見有大至張言路意見太分議論又多尚
未見是何究竟也弟僻處久未見報長安亦久絕音
聞且問成都已圍解否若此敵不早撲滅順流荆襄
作何備禦甚爲憂之于今此敵光景後日結局與所

以消弭想年兄定有帷籌幸一一示我

與劉念劬

在長安一年外患內憂天運人事可歎可駭至此只是臣子苟有忝心少愛國家當冲聖在御不當卽開輕大臣厭言官之毒成內邊威福之勢此固可以快恩讐只恐一時中于國不可救耳奢酋兇焰甚猖此事已難收拾萬一胸腹再潰他症再起和扁爲誰藥餌且乏除是天祚皇家可耳事勢至此而元氣乖離內外大小再無相成相協之念如此而能外寧內淨未之前聞此時福清平章吉安總憲氣候似近然

須與秉銓者一力擔當方好若只照舊左右顧看其
亦何益且怨兩老人終不令安其位耳于今人總不
肯容人爲 皇帝有人悞錯護了 皇帝亦容了他
也罷况復躲懶深山日作兢兢何也

與馮少墟書

憶在長安辱台蚤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庇
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共收
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夷猶洛
社人才益見消沉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
以一官爲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
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廢閒之
人不敢書問長安亦且懶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
飛下讀之如對溫嚴而中間獎藉之過與愛惜之深

令人當而汗下感而不知所承也至于時事堪憂外
患迭見層起適當民窮國匱明主冲年不于此時併
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讐開人主輕大
臣逐疑言官之事成內邊擅弄威福之漸不忘禍中
於國若但爲紹聖之禍君子猶當甘之矣天祚皇家
端不至此而深心曠識君子於禍本之當消處危機
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任當言處苟可着力以一
片至誠濟之術劑要于至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
而不見其跡險邪之蹊徑默有所消而不在苦與之

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煩爲之論惟願台
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進得一兩人成得一
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爲卽天命聽之也
台臺以爲何如若不肯原言官也無一毫足述卽移
官一事原不足言而惹人礙眼弟非不能爭或至問
新主之厭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逃不知
今尚有何罪而人猶兢兢也想其念無非不欲入世
而不肖于今已勘破世事殊淡決念爲尚平許遊之
游而爲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董誼臺

當在長安獲領提誨私幸西北有長城矣脫非威懷
妙有機權此卜素二物桀黠不啻寇倍也而我復無
坐河山海之憑何恃而不恐社稷之功于是爲大非
故爲漫也嗟夫兵餉竭盡城中講戰講守章奏日上
壯猷儘不相下一旦不見敵而先逃經撫何事安危
之副託何重而尚不爲國受法耶蜀黔之變又復多
縣官一事亦難謂非庸人擾之今聞逆敗逃者逃解
者解強半社稷之靈尚不敢謂人謀盡滅也楚蜀調

兵一節徒示重于土司又無益于禦敵至于未見敵而逃護之入關又送之歸舍徒增經過雞犬一番不寧而且又熟以內地之空虛竊恐老公祖并州之憂猶未能歇也大率今日太平之望統鈞用人得當中樞經理有條難謂天下事卽不可爲是在老公祖早奉特簡入耳朝廷多事非忠臣孝養之時板輿萊服花間老公祖須十年後言之也引領師日披覩何時瞻切未一

與蘓吏部

年來正人貞士錮于盛世伏在岷巖者無不彈冠鵲
起廟堂之上。一煥幽潛之色。豈衆正適際風雲。則銓
衡中有汲引。如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爲倫品。手額惟
是。冲聖可與有爲。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患內憂
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于大緊關處。妙
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默
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慙。天下共歸我之護持。而不
見其疎。卽小人亦屈服于君子之實。有幹濟國家而

無所藉其口且矜不爭羣不黨而小人且默轉于我
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量焉不肖又
日爲諸君子望也台裁以爲何如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賞瑞蓮大飽郇厨諸麵食時竟是八年矣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化幻大喪相繼內外交慮正我輩杞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襄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丈當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計夾袋材館收儲人才衆矣確矣此番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于以毗輔一人收拾羣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勝爲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光已耳至于弟附在梧垣言非其

任曾以攻奸璫停后封受 先帝之特知謬欲爲
少主杜牝晨之索拂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異
已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一逃免開爭端卽終身山林
可也不虞閩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圖一疏乞休
倘得所請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
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開封范司理

前在潁川接翁臺言笑領畧神情之外自是清任而和直方以大局量也往賢公輔之器宰相之才皆從分理外郡時識之如翁臺襟抱又自倣秀才時固已宏遠矣希文許大功業社稷行當賴之不肖固不敢爲漫也廢閒以來無復夢到長安乃夫邊氛不靖邦本殊搖兵變亦復時時見告旣屬可憂而內旨何無救正言路大見手滑此其機危關係甚重此有深心沉力精誠通鬼神之人庶幾其有幹濟焉安得翁臺

早入春明提衡于鈞統封駁之地衿領衆正爲一人
收君正物正之治平真切真切久無省候過辱注存
令人不知所爲承也無瓊可報有心中藏矣楚材得
慧眼鑒收定有歐蘓入彀所謂夫下文章莫大于是
至于去秋不肖兩爭移官之事亦臣子尋常杜漸防
微事耳而禍不中于牝晨猶思中于乳保則前念之
未終亦臣子之隱恨矣

與王崑壁

一別年餘且喜台履與春俱泰也君陳釐保東邦召
伯巡行南國都親家今日事至于笑比黃河人稱爲
閩羅包老且當兵賦督併之日兩有調劑上紓國下
甦民此其功社稷于是爲大矣弟聞之而喜可知也
于今時事東事未寧西事又起內邊亦復多有可虞
非臣子能忘杞憂之日要以今日用兵不貴多而貴
精東事失利非兵不多之故也將取之行伍拔之廢
閒廢有可觀見在總兵都督都只官大耳近見有用

沐總兵之說曰借其威名夫統袴之子豈知將畧如此計畧實堪一笑若會張涵老當爲言之弟蘇已半白又苦貧病又侵實有赤松之意前高仰老知海章老師動定不知近在何處望爲申念官邸清冷親家還當接取如夫人作伴也引首卿雲何當握手憑楮惟有瞻切

與曹真子

不肖歸田以來頽然自廢不復夢到長安矣但
少國疑內外俱未見靖惟日願衆正道昌經世大君
子早入提衡其間縣官早收清平之福耳真確真確
月來公論稍是清楚近又見一掌科狠叅平章黨同
可駭言官固應如此乎若不肖前日之決歸原欲省
議論免有角觸令手滑自我開也不虞又多一番回
話之事大老子此當有妙劑爲是近聞 明旨且嚴
欲直竊到底亦不免天海稍隘不肖欲一疏開解又

思在野小臣當事自有大老公然申揅似屬非分非法且恐彼中不諒或又謂是故意賣重爲速出山地故爾中止畢竟還當如何恨不能飛身請教也遠承手翰披讀如奉顏色不肖奉教門下有年 主恩未報建明無聞常恐有辱知己今深山藏拙苟得無取聞于左右足矣幹濟時艱毗輔一人惟大君子好圖之

與宮太常

去秋客邸燈前一別又是桂花天後籬菊香前也尋
常寒溫反覆情局總不必論以我翁臺天高月湛襟
期當九年諫草之後一旦畫錦堂中鷄籌不問兒女
懋勞親友任情寒暑隨意睡不驚夢酬答無機始棋
淡酒信水信山好風佳月校聖讐賢庭前有接翅之
鳳雛臆底無上看之愁事假非遠事不忍去心我翁
之樂真快活煞也于今一班人只要掃楚人畢竟楚
人何可掃蓋在朝則任事在野則快活楚人不避勞

怨故能任楚人不愛官爵故能樂耳然則弟當從翁
臺唱若曹子三個喏不然此時亦須巴巴結結未能
有濟于事不免有傷于神也翁臺以爲何如前月更
欲下武昌圖一晤不則放舟而下竟以堪輿在家病
遂日延一日失此良晤恨之恨之然呂駕王舟尚須
未涉也此時他無所問但問近來訪得有好道士否
坐蒲團上或得有些好消息耳不能依膝半日祇憑
數行此情又翻以此字悵結矣

與李淮撫

前辱手教過以識力獎許漣則愧矣其實前之爲孟浪後之爲怯縮矣憶去年此日衆共洵洵以爲必先正位後大殮弟謂洵洵何益冲天寇不會觸人要在先講明大分使李不敢自尊以挾上又離開陰邪倚仗負緣之路方妥則無如令李侍移宮若初一荒穉卽登極必任乾清李侍在內積威積寵誰知有少年孺子儼然母道跪則跪東則東上無敢誰何又巧以聲色雜投大柄入其手矣此未必然而漸則

當慮也故狠與大老爭謂交付選侍萬萬不可其登
極斷當成服後令乾清無女侍方卽大位衆老爲弟
大言所奪上亦允初六之期而諸公共以不卽位
非策面斥背罵只爭一打卽京老與左浮丘亦攘臂
相向萬一五日之內或有他虞此身無安頓處不足
惜如大事何故五日如芒在背鬢髮白却一層今成
皤然翁矣仗在社稷之靈宮寢晏然則小人行險以
僥倖者耳及十二日安選侍之題目出無不激弟與
爭弟思我輩當爭是非不爭勝負况此事是 皇上

心勤事一爭定有干觸將無 皇上手滑自我共關
堂或啓 少主之厭穴鬪又開玄黃之端一番葛藤
是我爲戎首也然不去又似濡忍又似居功此終是
一去爲是而入井雉經之揭屢出不休若不一發明
將無遺君父燭影斧聲之疑中間又爲言者出卸與
大臣顏面上殊多婉轉此又只是怯脚怯手左顧右
照生怕惹事無手段之人耳安在其爲識力移官衆
人之事獨攘君父忠直之言而又邀風聞之譽不旣
聲聞過情是造物所忌不祥之人台翁知我其謂之

何前有友人寄到李本寧先生庚申紀事一冊子兩
次移官事雖未必詳猶不失其小疏一刻並呈台教

失題

憶在長安過從深夜凡所爲促膝嘔心有一念一言
不從護持國是培養正人圖共天下收治平之福者
哉在都二三大疏官邪國是撐持多少却憶去年人
情疑似之間國是紛淆之際而一旦漸就廓清畢竟
大君子正己之功爲多及荒寺一別而正人遂覺分
散同心便成南北不肖弟亦且避忌歸矣林居感念
時事杞憂未忘明月在天懷我知已忽于夢寐之餘
接得手教喜可知矣披讀情誼盈楮然亦未嘗止從

爾我間睽離起見也方今可憂之事東事又其緩者
彼共欲傾正人以翻世界外主福建子內結客魏二
奸王安逐而倪朱遜降中間禍基亂本在宵人欲從
中傾害君子搆出紹聖之禍卽君身在所不傾弟爲
今日慮但禍在正人猶可言也第得君身猶幸無恙
則已足矣仁兄以爲何如近日潘道長一疏大有關
係此亦邪正剝復一大關顯也留都清議主張我輩
有心憂國願言聯屬同心共傳大義仁兄想不自舍
前勞也

答朱巡道

前從邸報中讀大疏言言石盡敵已在目中矣一人
西顧之憂政可且晚紓耳可勝引慶永順酋長儘傳
叵測但聞所占據者皆諸土司地心未必降以相從
卽來協以相應此其機可以我握也大都使之不敢
易我而又令之不忍攜我總之有胸中十萬甲兵者
鎮壓消弭之我輩自可高枕而臥又不必論到酋之
厭兵與不厭兵矣黔事長安近復緒多新舊撫意見
未一要以酋不必不撫但令操縱在我彼有悅首請

求惟恐不得之意方不損威而可久事難遙度機在
迅捷台臺以爲何如昨見薛公祖言安邦俊銳打殺
邦彥病疫諸酋心頗攜解果爾則爲撫爲勦亦我輩
乘利觀便之會矣又敝府龐公祖言奢酋心意猶狂
近侵據九思舊寨大抵困獸自不能忘鬪我須有以
制其死命無緩之而使反而與安合又不得寬安而
使得與奢圖亦撫黔蜀者當有深思也問之一二野
人之口敢以佐勸採焉歲忽言除大人日增之福又
復一新肅此代候遙瞻三素雲開公淮蔡功成在

也即

與荊州太守

當在琴川獲侍顏色瞻韓御李一日千秋更厚肝膽
傾披獎期過重感切至今如在也所恨風萍聚對常
難而魚素緘題亦復慵缺是爲罪歎耳每念台臺勁
骨遠神馮威洞識的是支扶社稷名臣出守三韓正
色率屬民旣溫焉如春而當征檄如雨之時獨堅持
愛惜根本之論存卹首善首累之民畢竟是安攘至
議如此骨力神識寧啻超超羣倫仁人之言三韓至
今受用無窮也民有帖安而無虞澤走社稷之功亦

于是爲大此吾黨有心人共有同論也三湘有幸借
鼎旬宜卽今赤白之丸無有竊弄而兵餉疊加之餘
中澤雁安荊州從來多事之地當今有事之時一人
無虞于南顧則綏靖消弭有受之者矣不肖每爲縣
官手額若廢閒之人得以安枕深山其戴荷怙冒又
不必言矣

寄夏父母

恭惟老父母覺在民先仁爲己任應山彈丸鄙邑也
無足辱大君子君臨一旦生成藉鼎則山水實式靈
之耳聞報之日士民欣欣盤相告曰名邦鉅公造化
庶其福我及敝同年甌寧兄書來頌述聖人之清天
下爲任襟期風矩未可一世蓋仕以行其所蘊要于
樹立故不擇官擇地耳父母子弟益復盤舞若狂吾
曹疾苦有告矣饑寒有訴矣有教我子弟者矣而虎
寇鼠憑之輩亦各目相視而神若沮則應山生靈數

十年來何修而得此再造哉當今東征西繕之日民間繹騷窘迫之狀亦既耳聞而目擊矣安輯黍來惟守令最親惠此四方以奠京師我輩社稷之功亦于是爲大而此無窮福力亦實惟吾一念自盟造也若得以甌寧兄之誦述化爲天下文官心豈虞世界不擊壤不肖旣爲桑梓慶更爲天下治平有名世慶矣龍門若遠樞衣心切茲因公役之便肅此代候一布子民喜忭企延衷私惟台照在引領卿雲如何得卽披觀也

與薛撫臺

家兄清從宜興寄來溫元老宮詹李涵老道長字屬
不肖連代達一書上候新禧益宜興與湖州廣德毗
接故訓導與士夫有往來也連不敢爲浮沉敬附俾
賞上大率書中意或爲做縣父母道地乃做縣令則
實做縣二百年來未有者心心立德念念在民才識
又足以濟之器用備自家裝米菜平與民買如錢糧
一節當年每銀一兩暗重五分明加三分至折封時
糧役先約畧每百兩提出十一二兩數錠置官案前

及封銀時每五十兩又定止四十八九兩報足其餘
存者復併入前提出銀兩官自驗進衙由來久矣鄉
民亦安爲常但官于此中一軟便錢糧一聽書吏解
放任意緩急猶可言也每年緊稟追完銀兩量行應
解卽竊放明年各役工食每一兩與以六錢至明年
開徵時徵完銀兩先儘給充領以六錢還舊借四錢
入彙亦由來成慣矣至去年遵餉開有徑拿出買田
放債者夏令初拆封時該管亦仍前前提數錠置案
上問之故曰此大爺公費羨餘舊規令曰羨餘是秤

兌本數外零合出者今汝欲我公堂攫金爲汝曹用
乎卽責革出遂照頒下法馬較定天平等子不許重
加毫盞置櫃儀門令納戶自行封投收役但驗銀色
發票間出不意查對或有私等及重稱分文者重責
其重稱之銀卽令補註原納項下應山素止用錢常
年鄉人用錢百五十文不能勾上銀一錢今聽銀不
及兩者上錢每錢一文准銀一釐今擔柴賣穀之鄉
人較常年上銀一錢省錢及五十文妻子欣欣相告
也目前淨盜防患保甲法最緊令下鄉止一肩輿緊

隨三四應用人員與之口糧不許食鄉人口水法嚴
役不敢犯或有里老饒家壺漿犒迎約其費與之銀
錢曰汝等奉吾訓卽爲敬官長奈何口腹我取譏見
聞此由我未先示戒念汝已費故償汝僅示不忍費
汝并示不肯食汝傳知再有餽我者必重責其會中
語自飭器防戢外肫肫種樹墾荒食儉省訟意懇而
真人共慶之大有古意非但時賢畱心地方仁人喜
地方一好官甚于地方得一好父母故直述細詳以
慰垂念發一色喜也若一事不實漣自信不敢欺公

明爲讒語面諛之人矣總惟照在凍手草草恕罪恕
罪

與楊按臺

當憲牌臨應山時日日盱衡紫氣以爲關尹喜必得
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
也偶伴一形家急有荒塋之役而不知漣入青山口
之日卽法駕入湏子之時懸睇之殷竟成交臂之失
歸家捧讀手教真確惋恨欲死在漣鬱鬱欲剖之衷
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
緣造物直妬之耳陽泰方亨正大人正己物正之會
漣共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耳攬轡澄清想當在卽

不知猶能于春明一攀轅領教否望望北闕卿雲有
懷如結

寄張涵月撫臺

春初一奉顏色抵家卽躲懶深山無復省候闔家沾
漑之高情祇有企戀耳日前東事不與潰裂至此聞
遼城陷報不四日卽督兵移鎮滏陽嗟夫使內外當
事出于急公捷于應變有如~~公~~從二三人焉乘敵之
驕之憐東人之憤之急無論敵不敢正視河西實有
復四衛歸遼城之機焉無奈當時止是荒荒獐獍向
後一味悠悠漫漫大都大臣苦于不敢擔當言官苦
各爭議論諸司苦于各慢職掌卽如不肖漣上年條

請山海關揀健兵二萬統以膽將一防西虜窺伺一
備遠陽聲援添二侍郎以預巡邊不時之用等事旨
已下部矣。惟吏部覆用兩侍郎而添兵竟東高閣也。
至于遠已破壞數月而恢復備禦之策尚未見有定
議。有先着尚謂長安任事有人哉。不肖妄意今日必
李綱入方成朝廷司馬相而後敵戒無生事也。各邊
徵調之役應者既多草率且多相率而逃。當揀焚拯
溺之時都無纓冠披髮之意。可嘆可恨。獨聞滏陽捕
逃立斬十六人以徇。此膽未可以許人。還是血赤乎。

體國耳不肖連雖藏拙深山而時事堪憂積有隱痛
聞此快舉不覺神舞深爲孤立冲主猶幸匡濟有人
手額引慶但未遂登堂晤言傾倒耳時在信陽山中
共舍親王思延閒話聞有統兵千總赴滏陽之便肅
此數行一布積縷東方卽經撫有人尚未可知招集
河北豪俠鼓之忠義激以功名尚須宗澤畱心真切
真切若今諸弁所統解之兵聞非強集卽是烏合未
到邊而長泣剛啓行而思逃似未可出關者畱之盛
州訓練備用所全者多想左右定有劑兩于此也

與延陵長

台丈之君延陵也循異甲江南中外共孚上下一口
此就一邑長言耳獨是少年高第而老子吏事且要
路在前而碎瑣必親意閒神定則所稱韓魏公公輔
之量耳于今一切紀綱廢弛兼之元氣蕭索思亂者
與喜亂者交相乘春春大有可懼東事京口亦要地
也綏靖有人而顯有所彈壓豐芑瀾安拜延陵之賜
爲多要以識拔英雄收服義俠于水陸守禦之備計
台丈都有不動聲色着筭于先而剗兩于妙也古人

咄嗟辦大事未可與尋常耳目見耳台丈其以弟有
足與言者哉若夫作縣日深一日則擔子亦日重一
日人情一日難一日此爲俗吏道台丈壘愈積而愈
崇功益增而益茂固已自知之不謂弟爲淺矣日者
東方之事未定是何結局而調徵之爲病重慶其先
發者矣在內在外名世爲誰恨無由一問津耳

與糧儲楊道尊

天未厭亂小醜曾不能一創而反喪國威吾楚緊切
震隣中間調劑兵食消弭奸宄非鼎藉台從甲兵十
萬者在上作無形干城我曹能安枕山中乎今黔城
未卜是何局面或兵將猶足支撐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無爲嘗試則今日第一義計當事者不得一個怯
字更着不得一個輕字聞彼中當事亦借楚餉不繼
爲前乃衆萬之奔殲不是餓而走餒而殍也乃吾楚
亦無戰金之術而必欲倒盡盆碗束腹而食俄人亦

非所以爲楚計與勦酋之得者此時台臺憂民猷念
深苦壯猷遠畧自是目無全虜可得一指不以慰山

中夏念乎

與鄖襄道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問鼎
湖再泣兵凶四起海內囂然無復寧宇賈生當此能
忍痛哭今尚未定安攘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
謂此景象如何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
銓典選庶幾爲多事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
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有尼之者則庶幾畱得今
年入而晉察更于邪正剝復之關大益不謂尼之計
深必行其毒爲恨大都情理外事令人恠恨然尼之

之人人材世運之毒而吾楚之福矣我輩要于福國
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其在
我官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生分別見矣鼎望
且以外而益隆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計東方亦不能
久有袞衣耳匪設匪設至于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
膽金蘭兄弟言路毫無補拾又復人微府疑引避里
居兩年朝事都從膜視袖觀今忽躡得清除更叨蔭
下樂游化日之舒長益覺長林之暢適似討造化便
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祖當有以教我

失題

不肖辱老公祖三世之交時彌久而情彌真地若隔而神如貫也而一段意氣深投又在尋常世交之外今益蔭在宇下矣依斗潤河合以金同蘭倚綠何啻三生焉而疎于省候濶于展謁彼千里命駕竟是何人而况公祖世恩畢竟若不肖自外長者也昔人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宇內大觀頌之神舞聞之色飛然要之地勝耳山川豈無未發之靈奇風物容有待開之苞采大人君子滋培洗發一番風景人文另

有一番氣色老公祖公餘之暇收攬山川檢點政教于范希文所稱山高而水深當有豁然暢適焉得者惜杜陵詩人未及見耳地以人重猶之樓以三醉翁名也無由登對肅勒顛伴代布依依不腆佐緘引寸草心耳

東南學院蕭元恒

自我不見于今幾是五年同心兄弟如弟辱在年兄者幾人而對晤旣難音耗亦濶能無悵悵世局幾變人情波瀾不必深論惟是我年兄台咨首俸猶復滯畿南督學未定釋勞何時弟時作積薪之嘆也此亦是江南文運並翊運人材須宗匠鎔鑄培植一番文起八代之衰材預百年之用中典第一快事耳弟班行無補馭封過分甘迓深山使異已者相視雲霄中興大業惟年兄好爲之家兄國簿人便肅此代候有

懷萬斛不知從何處說起也

與成密字宮坊

憶去年涂月雪朝老年兄共二三兄弟存弟荒寺也
言笑追隨若昨日事忽是歲再除端再履老年兄調
元協泰與日俱新 明天子啓祥肇祚伊初大人開
讀進對之間格心事業亦定有與春俱長者弟輩田
野之人何勝爲國家引領手額廢閒以來邸報除書
俱未入目或從人間聞外侮內憂竊意明主可爲堯
舜啓沃拂弼當自有人啓聖興邦天亦或當有意無
寧山野杞憂惟日從一二方外曉人講世外話問壺

中秘徐圖爲雲水瓢笠之游無復夢到長安意趣甚
爽適所不能忘情者惟同門知契兄弟雲樹月梁猶
作有情癡耳

與周太宰

年來人材國祚得大君子提衡卽鼎湖兩泣不動聲
色默消禍本隱奉冲聖以辰極之安先廟不遺
牝晨之索不見狄梁公反周之勞亦無俟韓魏公撤
簾之跡此爲曲宥徒薪矣而無賴偏邪鄙夫必欲蓋
其跪奉太阿之謬爲是左轉右折尋事發賴二三貪
穢小人黃金黑心倡爲邪說敢誣冲聖陰庇奸罔
畢竟中外播煽逐去赤心社稷之大臣拱手付冲
聖子悍璫妖婦之手又欲構成大獄盡快恩讐真是

天地爲昏翹翹盡見矣時事至此國祚可悲而君子
紹聖之禍又不足言矣幸祖宗猶有靈賴放福建
子去奸輔毒樞並去猶無万俟卨助成莫須有之獄
耳前奉手教謂旦晚欲上一疏今得旨云何如猶未
上似已之亦可蓋小人胡扯是其常情苟無關君國
以不辯消之亦大臣道宜然耳近來台體想亦安和
惟是感念時事老成憂國或時有仰屋嘆耳

寄姚孟常太史

數疏皆弟當日所以來謗罪案也而出疏之故皆有一
一段苦心無非欲杜漸防微得 冲主安妥而不肯
妄言激語與人相駁寧拚一官而歸豈真不能爭不
敢爭乎哉當時同事再無主張弟歸者今猶有謂弟
當發明一番不宜急歸弟則以爲寧不爭而今日受
謗爲安偶有感慨于素辱肝膽之前不覺一述當日
心事他人則無屑屑開口矣

憶庚申八月十七聞臯親郭象振王天麟言 先帝

危甚鄭李彼此交圍封后且共欺先帝討上照
管事甚可危某謀之左道長左欲上疏漣曰此事不
可以口舌爭當昌言于朝以滿朝公卿氣奪之因子
議神宗謚後促周太宰以帖約鄭養性及諸勳戚
公議于松棚下諸議俱公正漣以兩語告鄭曰今日
只兩言而決一請貴妃移宮上長矣無俟貴妃看視
外邊傳言從自乾清宮不出轉疑轉多今日卽移別
宮則疑息矣不然他日有事未便一請君代貴妃上
一辭封后疏使他知妃之賢亦知君之安分鄭養性

唯唯連隨又言曰今日衆老先生在此不必上疏多
言妃賢者聞我等言定卽移宮定辭封后衆旣散舊
銓欲上疏連言但上問安本請 皇長子移宮無及
鄭一言鄭慧人也今夜定移出宮不及明日早鄭果
夜出宮矣時八月十六也十八日養性上辭封本中
有治命語而十五日夜傳封太后旨仍在閣未繳還
也十九日養性送揭到科未見停封旨下二十日聞
先帝疾甚連私念鄭雖出宮而李日在左右萬一
彌留之際前論中旨再傳串作遺命卽百章交爭何

益成事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大列鄭前
後謀危宗社事卽死何辭已思臣子不在成名要
在濟事且臣子事君亦當諱過若外邊傳言進御事
雖備鄭之惡尚在哭臨或不至此入之章奏臣子何
忍出口或中其所諱反堅其所封是我爲助鄭催封
矣安知上之不能覽章奏而但存此一段忠憤議
論哉故削去諸惡款以進御之言並歸之傳聞崔奸
流擢使上悅而暢覽或得停封則吾事濟矣不在
批鱗也疏旣上亦自分崔方用事李旣庇之盧受李

進忠等豈甘兔死 上復病不覽文書方又爲崔秘
契一發票漣豈有全理因歸寓默檢一應行李封識
付在一處並作書別老母妻子只待旨下詔杖耳三
日忽傳宣兵科仍傳錦衣已傳閣部吏科河南道徐
少僕忙甚孫少伯使人尋漣于東邊拜客地方旣入
朝宗伯迎語漣曰大洪何爲上昨日本不聞今宣校
尉乎恐 上怒漣曰崔奸實誤 上何忍不言不再
更慎醫藥老師不必爲漣畏死旣至左掖門下周太
宰隨語曰我前日止言鄒內官傳鄭進宮人 上未

御並未說誤醫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比如漣是老先生鄉里後生或爲家人共醫生醫壞亦當詰問家人責治醫生另請看治若過門不一言是無人情何況幾百年未有 聖君忍任奸醫醫壞不一開口且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母以子貴非嫡母生母要封太后何意此論在閣萬一內閣從吏遺他日之禍滿朝無一人先言成何顏面今日召對死卽死耳不敢不爭已內閣方至是時劉韓三相公枚卜方得旨召同人周太宰孫少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召楊

兵科恐爲昨日本事如問及望爲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揚公認一錯周孫傳語漣漣曰今上幾百年未有堯舜一旦明明爲奸醫談壞許世子不嘗藥尚謂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前諭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彼引燭焚詔道是李沆不可此是何人我不要在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大洪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只爲我惜坎耳傷寒五日不汗則坎坎有何可怕

只錯字說不得既進乾清 先帝意甚悅目速者再
指 今上謂他的事妥了伏侍人都有了倒好了
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臺省各候宮門恐詔杖欲上
公本救見弟出乃共喜慶今小人并言係內相叫進
四十歲 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 先帝亦 今上
冲年乎 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
是何心腸然速寧事成而得惡名不欲事不成得杖
有好名也

當庚申九月初一鼎湖泣時諸大臣候方相公不至

共商量將 帝託選侍黃司寇且欲跪請李出大案
磕個頭兒交付 皇長子弟既惡言厲色爭之已請
上出文華殿嵩呼後衆議卽日登極弟想 先帝
當日只爲鄭妖在宮進藥進女伏大隱禍况 先帝
雖受鄭積威而名位久正年且不少又復練事尚不
能出二妖交構彀中今李旣積威中宮只知有李何
知有 皇長子卽 上亦積見李侍之尊寵何知敢
抗命今日不發明宮人天子名分令人知有皇帝將
李侍移去別宮則 冲人一落婦寺彀中仍前進女

進藥隱憂猶不忍言而蒙蔽專擅禍豈小可故衆人
言要登極弟力不可在外各官各已朝服設朝入宮
大輿謂洵洵如此如何等到初六黃司寇言我等欲
今日正位只是某人不肯衆共惡言厲色加漣只爭
一打劉是菴亦忙甚謂漣曰今日正了位心上穩些
如何弟曰今日事只在處之安不安不在登極不登
極且問今日所謂洵洵危急者何故若處得安卽懷
抱中何妨處不安一頂翼善冠不是麟角儘有做了
皇帝有事者議乃定然衆人終讓弟不是卽浮丘亦

以爲言弟乃密語前意左卽欲上移宮本弟曰還
公疏如前日要鄭移宮機括乃好因向周太宰言之
周曰先時衆老先要以皇長子托李氏議已極確因
大洪不肯我想大洪當有見故爾相依今諸老還說
上付李爲當又將如何述乃深語前後原委必不可
令李在乾清老先生當會九卿上一移宮公疏但言
李婦人有女御往來于血氣未定者未便云云及移
宮旨下母子同居說出李進忠初四夜逃初五猶無
移宮意連夜過姚孟常商定一疏入爭未及寫乃大

爭慈慶宮漣至出惡語要與李侍爭於太廟前可憐
此時只一劉相周宰稍幫二三言餘皆納頭背立若
相挽者此事只是漣一念迂忠及姚左兩三人互商
後乃曰通王安爲之王安却亦得此好名其實未相
聞也後漣語孟常曰此事我當扳山寇成玉作何買
我口方好嗟嗟我輩一點血心只在爲君父遠禍防
危有何別爲卽爲名之念亦無且事在無形之先消
弭只見多事有何好名相加當初若安安靜靜無造
入井堆經許多話說連 聖諭亦無從出小人反謂

我等多事將良心天理安頓何處自雉經揭出衆共
憤謂漣當有言無怕惡口又似輸服漣想此事係
上心上隱痛漣一言彼必開一闕激 聖怒必處人
冲聖初政漣何忍處言官自我手滑况此事一開
口彼此定起玄黃亦不宜 少主御籙之初言路彼
此聚訟啓厭言官之端我輩爭天下是非不爭一已
勝負心跡移宮事已成李侍恩禮未失功與罪隨人
說去不必喋喋也及賈再有狠揭衆又謂弟當爭且
云彼中已織定羅網相縛不動一動就成不可漣猶

執前意也後遇周公廷太史亦謂移宮事公當說說
漣告以前言公曰我非從身上起見今人既傳李侍
雉經皇八妹入井賈再有揭又不見一人說說誰知
賈揭爲子虛而此說從何起起于移宮主移宮者誰
安得不言雉經無甚干係若入井則上之友愛謂何
宋家燭影斧聲之疑畢竟是當日無人說破乃不得
已上此疏旣爲賈遮過或恐相及末一段還請加恩
又原入聖母亦喜漣之心亦苦矣豈期聖意過聽當
時且有令閣臣拱手勅獎諭其忠事漣聞之驚語益

常謂政府當急繳還彼中見安選侍題目既破又添
出居功一段說話衆人要弟辯爭漣謂何必爭但一
引避去位免起玄黃至于拋却一都科選說居功不
知居的功在何處乃至今日猶兢兢不已無非謂當
日叅晉江破却三大事未做得成舊刑部不得代周
太宰又面斥刑部跪奉李選侍之說曰我等無故跪
婦人送皇帝幾番大恨未消其實非謂選侍也

與湖廣熊撫臺

從來幹天下大事者俱以識量而要其合算得力處
則一段通天地格鬼神精忱與一片不緇不磷氣骨
耳此在於今自當有所屬一字不敢爲諛者昨漣不
避以病廢之人野服會城溷擾左右非但爲沾沾子
民之情幸奉顏色兼領訓誨亦不但在沾沾禮文之
層叠也此中之喜忭亦有無自而喻者矣昨以吊問
王公祖偶聞重慶兵變事大可駭未知果如其人所
報否至于府縣俱傷則是重慶已據矣又是社稷一

大可憂事事難遙度圖之貴預總之良工不示人以
朴消之于微妙有機畧無失先手若郢人之斤堊去
而鼻不知庖丁解牛動刀甚微此非老公祖莫辨亦
非老公祖畱神則事大而採之費手矣漣妄意此事
起于我視土司兵太重而我太輕亦事適成于激而
未必有成謀也亦必土兵偶挺而走險而土司未必
不悔禍之及也無成謀則無根之謀爲易伐或悔禍
則不怙之禍可中回急得一人焉往偵真實或有以
迫而散之詭以擣之婉諭土司而令自繫其首兇以

謂命焉並旁諭其唇齒之交而無使之合陰收其不
兩存之譬而使爲我用似皆先着若待其謀成而交
合既已獨獫焉議于廟堂之上而爭之東事急則調
川兵川事急又將誰調卽未必能有他謀而議兵議
餉又增一東事之憂且恐又開一用兵之難張嵎暎
之靖浙變王文成之便取南昌老公祖定有遠猷于
此矣漣山林之人無與世事而願爲太平之民治平
天下終望于名世惟白臺無罪其愚而妄之若夫二
米改折小事已蒙恩准題矣而無田子粒非台臺力

至抵補開豁下之府道終是盡餅千載一時若至台
駕入朝後漣卽口血枯乾又萬無望矣